

CAMBRIDGE

· 剑桥大学国别史丛书之三 ·

· 剑桥意大利史 ·

CONCISE HISTORY
of
ITALY

(英) 克里斯托弗·达根 著
Christopher Duggan

邵嘉骏 沈慧慧 译 王军 审校

学术支持：
北京外国语大学
全球史研究院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CAMBRIDGE

· 剑桥大学国别史丛书之三 ·

· 剑桥意大利史 ·

A
CONCISE HISTORY
of
ITALY

(英) 克里斯托弗·达根 著

Christopher Duggan

邵嘉骏 沈慧慧 译

王军 审校

学术支持:

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This is 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 Concise History of Italy (Second Edition) ISBN 978-0-521-74743-1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New Star Press Co., Ltd. 2017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New Star Press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剑桥意大利史 / (英) 克里斯托弗·达根著; 邵嘉骏, 沈慧慧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9

(剑桥大学国别史丛书)

ISBN 978-7-5133-2856-2

I. ① 剑… II. ① 克… ② 邵… ③ 沈… III. ① 意大利—历史 IV. ① K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6579 号

剑桥意大利史

(英) 克里斯托弗·达根 著 邵嘉骏 沈慧慧 译

责任编辑: 高传杰

特约编辑: 赵 薇

责任印制: 李珊珊

装帧设计: 冷暖儿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292千字

版 次: 2017年9月第一版 2017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856-2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剑桥大学国别史丛书 .

1. 剑桥德国史
2. 剑桥美国史
3. 剑桥意大利史
4. 剑桥法国史
5. 剑桥俄罗斯史
6. 剑桥加拿大史
7. 剑桥现代印度史
8. 剑桥希腊史

前 言

这样短小篇幅下的意大利历史很难说具有原创性或全面性。我的写作初衷是为读者提供一部简明史，希望能够清楚地描绘出在这个半岛上从罗马时期至今所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我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收获颇丰，尤其是前几章：我希望有关作者能够怀着宽容的心看待这本书，并且接受我由衷的感谢之情。考虑到篇幅限制，本书主要关注政治问题（重点在于客观地描述事件，而非猜测其主观想法），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也试图在某些地方穿插对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探讨，并且在“导论”中我简要地分析了意大利在欧洲的地位，以及土壤、气候、矿物资源和地理因素对其历史的影响。

写这样一类书的主要问题在于难以找到一条主线，对于意大利来说尤其困难：意大利直到 1861 年才实现统一，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意大利”的历史从那时才开始。而在那之前，半岛由各种国家拼凑而成，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历史和传统。有时候采用的解决办法是抛弃从政治角度进行描述，而是将“意大利”看作“地理位置的表述”，从宏观角度关注其社会经济和文化课题。然而，这种方法并不尽如人

意，因为地理单元和民族政治仍然是密不可分的，从地理角度出发，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明白且自然地论述这些主题。

本书的主线是“意大利建国”的问题。1859—1860年，人为因素和巧合共同促使意大利实现了统一。1860年之前，只有一小部分人确信意大利是一个民族，并且应该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连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表面上来看，他们的信念很难得到合理性的证实。比如，不论从历史角度还是语言角度来看，他们的主张都难以得到支持。结果，在完成统一之后，意大利的统治者面临着创造一种集体认同，并且将意大利半岛上的人们约束在新的国家制度中的艰巨任务。他们在“唯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方法论之间摇摆不定，但总的来说，没能找到一套令人满意的方案。

本书的前两章旨在列出造成1860年之后的意大利统一如此困难的几个障碍——自然原因和历史原因。这两章可以看作本书主体的背景介绍，而这些关系到意大利最后两百年的历史发展。因此，有关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章节被匆匆掠过。我从罗马帝国的衰落开始写起，因为正是从那时起，半岛上的政治开始分裂。最后一章一直写到了现今。意大利目前正面临着巨大的经济挑战。尽管从政治角度来看，意大利现代史上地方认同、国家认同和超国家认同三者之间频繁的冲突会导致怎样的结果难以预料，但这种冲突的复杂性使得意大利成为欧洲未来发展趋势的晴雨表——正如最近两个世纪中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所表明的那样。

本书第一版出版于1994年春天，当时的意大利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刚刚当选总理。与此同时，随着重大腐败丑闻的爆发和民心所向的司法介入，占据政治主导地位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政党退出了历史舞台。近二十年后，当政治文化似乎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之时，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所谓的“第二共和国”在许多根本性方面和“第一共和国”如出一辙。而在第二版中，我更新了

最后一章，加上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不寻常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意大利正面临着比他首次掌权时更加棘手的问题。同时，我对之前几章做了些许改动，以反映学界近期的观点变化——尤其是涉及复兴运动时期和法西斯时期的问题。

许多人都热心地阅读了本书的第一版。我尤其要向艾德里安·利特尔顿（Adrian Lyttelton）教授致谢，他读完了全书并发表了真知灼见。丹尼斯·麦克·史密斯（Denis Mack Smith）、唐纳德·马修（Donald Matthew）教授和约翰·戴维斯（John A. Davis）教授读了某些章节，并且反馈了极有价值的建议。雪莉·维纳（Shirley Vinall）博士、珀西·阿勒姆（Percy Allum）教授、乔纳森·莫里斯（Jonathan Morris）博士和帕特丽夏·莫里森（Patricia Morison）博士也阅读了某些章节，同时提出了非常有用的建议。朱利奥·莱普奇（Giulio Lepschy）教授对第一部分做了若干修改，同时为绘制意大利方言地图和编写方言举例表提供了帮助。感谢所有参与撰写本书的人。同时，对于任何尚存的错误我将承担全部责任。

责任编辑_高传杰 特约编辑_赵薇
责任印制_李珊珊 装帧设计_冷暖儿
官方网站_ www.newstarpress.com
微 博_ @ 新星出版社

目 录

导 论 / 1

第一章 分裂的地理因素 / 10

狭长半岛的脆弱性 / 10

土壤和气候 / 15

第二章 分裂与冲突： 从古罗马到文艺复兴 (400—1494 年) / 31

黑暗时代 (400—1000 年) / 31

城邦国家时期 (1000—1300 年) / 36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1300—1494 年) / 46

第三章 没落与改革 (1494—1789 年) / 60

入侵意大利 / 60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 66

18 世纪：启蒙运动和改革的时代 / 75

第四章 民族问题的产生 (1789—1849 年) / 86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 86

从王朝复辟到革命 (1815—1849 年) / 97

第五章 意大利的统一 / 117

加富尔和温和派的胜利 / 120

1860 年 / 129

新国家 / 133

第六章 自由国家和社会问题（1870—1900 年） / 143

夺取罗马 / 143

19 世纪 70 年代的意大利 / 146

为威权国家而斗争（1876—1900 年） / 157

第七章 乔利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的兴起 / 172

经济发展和理想主义叛乱 / 172

乔利蒂的政治实验 / 180

意大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 190

自由国家的崩塌 / 196

第八章 法西斯时期 / 206

秩序回归（1922—1925 年） / 206

党派和国家 / 212

法西斯经济 / 216

缔造法西斯国家 / 223

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的终结 / 233

第九章 共和国 / 241

抵抗（1943—1945 年） / 241

重建（1945—1948 年） / 245

20 世纪 50 年代的意大利 / 256

从“经济奇迹”到社会抗议：20 世纪 60 年代的意大利 / 262

1968—1973 年的反抗 / 270

经济衰退、恐怖主义和“历史性妥协”（1973—1982 年）/ 275

“第一共和国”的终结 / 286

21 世纪初的意大利 / 297

大事年表 / 305

人名、地名、术语双语对照表 / 315

译后记 / 345

导 论

1860年的晚春，朱塞佩·加里波第从热那亚附近的一个港口启航去西西里岛。在此之前，以游击队领袖身份将大半生投入海外斗争的他已颇有声望。而这次，他的两艘小船上混杂着学生和冒险家，许多人甚至稚气未脱。他们却担负着统一意大利的重任。成功的机会似乎十分渺茫：这是一支装备落后、作战和管理经验都十分匮乏的队伍。更重要的是，就建国而言，他们似乎没有代表性：在这约千名志愿兵中，夹杂着匈牙利人和波兰人，即使是意大利人，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北部的小城贝加莫。然而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们成功攻克了西西里岛和波旁王朝在法国以南的领土；1861年3月，撒丁王国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Victor Emmanuel II）成了统一后的意大利的第一任国王。

加里波第和他的“千人军”取得的成功既引人瞩目又出人意料；当这一阵疯狂的热潮逐渐消逝，许多清醒的观察家开始质疑，意大利这个国家能否存活下来。法国和奥地利，这两个当时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都扬言要入侵并摧毁这个新生国家，并重建此前在统一意

大利过程中被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吞并的教皇国。然而，这个新国家面临的一个更潜在的长远威胁是，人民普遍缺乏对这个王国的责任感和忠诚感。这个国家新的统治者通过塑造意大利“民族”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将他们对于沉重的赋税、严厉的兵役以及全新的制度的需求合法化。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意大利人来说，“意大利民族”、真正的“意大利”本身几乎没有意义。

1860年之后的许多年里，对于新国家缺乏忠诚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意大利的知识分子。首先，他们希望自由政府和自由贸易的实行能释放那些曾经给予这个世界古罗马文明和文艺复兴的人们的才能和能量，以及新的繁荣，人们认为这个繁荣能产生对自由秩序和国家领导者的支持。这种希冀很快被证明只是个错觉。19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经济的动荡开始侵蚀这个既定事实。随着幻灭感的增长，出现了其他一些非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自称能解决如何在意大利人中产生对于国家的忠诚感问题。这些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法西斯主义时期到达顶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给意大利带来了反法西斯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念可以说是自从1860年以来最有凝聚力的一套观念。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些观念又改变了。

“国家认同感”之所以难以塑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意大利统一”这一设想在19世纪之前缺乏任何政治基础。爱国的历史学家和宣传者声称在中世纪的城邦国家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斗争中，或者在16世纪早期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对驱逐“野蛮的”入侵者的大声疾呼中认识到了民族意识；但是，这样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的。根据1858年哲学家朱塞佩·费拉里（Giuseppe Ferrari）所说，在罗马帝国覆亡之后，亚平宁半岛的历史是混乱和分裂，“各种民族、城邦国家和制度熙熙攘攘地存在着”。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注意到，14世纪意大利中部的独立国家数量甚至比1934年全世界独立国家数量还要多。考虑到这种政治

分裂的传统，1860年之后许多意大利人感到很难为统一的王国正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并不是说19世纪之前“意大利”概念完全没有政治性意味。从11世纪晚期的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VII）起，历任教宗都呼吁“所有意大利人”抵抗日耳曼皇帝对亚平宁半岛的主权要求；在13世纪，西西里岛的霍亨斯陶芬王朝统治者曼弗雷德（Manfred）曾借“意大利”之名与他的法国竞争者抗衡。然而，这个概念并没有被广泛接受，它主要吸引了作家和诗人的兴趣，而非政治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尤其对之情有独钟，尽管他们大多数对于“意大利”（Italia）这一术语充满热情是因为它曾经被这些人文主义者要效仿的拉丁语作家广泛使用。在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Risorgimento）——一场发生在19世纪初期至中期的民族复兴运动，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爱国者，比如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他们都是职业作家或至少有着强烈的文学倾向，比如马西莫·达泽格里奥（Massimo d’Azeglio）或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加里波第的“千人军”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记述了他们1860年的伟绩。加里波第本人也写过诗。

“意大利”这一概念在文学中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世纪及之后的移居国外者和流亡者的观念。也许在欧洲还没有哪个地区像意大利这样在几个世纪里出现了那么多移居国外者，这一方面是因为亚平宁半岛上的人口总是倾向于超出资源可负担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长期以来放逐都是对政治煽动者的典型惩罚方式。在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共同情感影响之下，那不勒斯人和西西里人、皮埃蒙特人和威尼斯人第一次忘记了他们之间的差异，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共同家园。正是在流亡时期，13世纪佛罗伦萨修辞学家布鲁内托·拉蒂尼（Brunetto Latini）得出结论：“意大利是一个比法国更好的国家”；彼特拉克（Petrarch）在阿维尼翁（Avignon）的时候发现了自己对“意大利”的

热爱之情；30 年的伦敦郊区生活经历使马志尼萌生了为意大利统一事业献身的志向。

成为“意大利人”的念头往往产生于和外部世界的接触中，但它同样也依赖于至少在中世纪时就出现的某些真正的文化基础。但丁(Dante)曾抱怨说，在他生活的年代，意大利有超过 1000 种不同的语言；但是另一个事实不容忽视：商人、雇佣兵、手工艺人、修道士和乞丐在亚平宁半岛上流动，大概也没遇到太多的语言障碍。从 14 世纪起，基于托斯卡纳书面语发展起来的共同文学语言帮助拉近了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思想成就，以及城邦国家积累的巨额财富给许多意大利人带来了特殊感和优越感。“从清晨到黄昏”，16 世纪作家马代奥·班戴洛(Matteo Bandello)谈及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和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这些探险家的成就时说，“我们听说新世界是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发现的，但是别忘了是我们意大利人给他们指的路。”

然而，这些文化民族主义的光芒却和公元 6 世纪起亚平宁半岛政治上的分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持续不断的外国入侵、数量庞大的城邦国家、对主权的争夺和无止境的内战导致“意大利”这一概念模糊不清。“（意大利）究竟包含了什么？”朱塞佩·费拉里问道：“是什么联系着各个城邦国家、专制君主、教皇和皇帝？……学术研究无法给我们答案：确实，它仅仅提供了混乱的证据，远远无法给我们提供指导。”意大利的过去缺乏任何清晰的统一主题，因此想要以一种将“意大利”这一概念具体化的方式连贯地叙述亚平宁半岛的历史是极其困难的事情。15 世纪和 16 世纪的人文主义者都没能成功做到这一点。唯一有可能的例外是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549 年，威尔士人威廉·托马斯(William Thomas)用英语撰写的第一本意大利史，书的副标题很有启发性：“这是一本

值得一读的书，因为它讲述了一个由各种邦国组成的国家的历史，包括它们曾经和现在是如何治理的。”

意大利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书写历史的传统到 17 世纪已经衰落了，没有人再追随圭恰迪尼试图书写亚平宁半岛历史的脚步。这一部分是因为，在中世纪末，“民族”感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对象——意大利灿烂的文化逐渐暗淡；学者没有什么理由再将亚平宁半岛视为一个独特的整体。然而到了 18 世纪初期，一场被称作“启蒙运动”的文化运动的出现开始改变了这种情况。知识分子感觉到，意大利的各个城邦国家正在逐渐落后于欧洲其他地区。这种感觉和对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关注鼓舞了作家们再次将亚平宁半岛视为一个整体。这一时期最杰出的历史作品——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的《意大利古事记》（*Antiquitates Italicae Medii Aevi*, 1738—1742 年）成功地用一体化的视角审视了中世纪的意大利，它摒弃了传统的政治叙述框架，而关注更加广泛的范畴，如法律、贸易和战争。

然而，启蒙运动中的意大利学者融入的是一场世界性的运动。他们并未过多地关心建构特定的“意大利”身份的问题，他们更关心的是将这个半岛带入和欧洲其他地区一样革除封建弊病和特权的战线。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浪漫派民族主义的诞生摧毁了这种世界主义思想。“意大利”的概念如今带有一种激进的特点，这是随着下列观点出现的：亚平宁半岛并不只是一个地区，更是一个国家，它值得拥有法国和英国那样的独立。宣传者为了支撑这一信念而抹去了意大利的过去。大家心知肚明，正如皮埃蒙特的贵族切萨雷·巴尔博（Cesare Balbo）在 1850 年所写的那样：“在善良品行缺失的情况下（这是我们的不幸），历史确实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国家政治进程中最好的基石。”

然而，问题仍然存在：意大利的本质是什么呢？如朱塞佩·费

拉里那样钟情于用联邦方案来解决国家问题的那些人一直强调中世纪的城邦国家为挣脱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所做的努力：据这种观点看来，意大利确实是各个自治体的总和。相比之下，如切萨雷·巴尔博那样，希望教会在塑造新国家时起领导作用的那些人，更愿意强调中世纪教皇对抗日耳曼君主的立场，弱化当时教皇与城邦国家也时时处于争执之中的事实。有时候，现实中的一次社会叛乱或地区性冲突，会成为对“民族”的重塑。伟大的西西里历史学家（也是后来的教育大臣）米凯莱·阿马里（Michele Amari）就1282年巴勒莫的野蛮起义——即著名的“西西里晚祷”事件——做了一番解释，将其描述为革命民族主义的一篇华章，而非（相对乏味却准确的）一次扎克雷起义（jacquerie，意为“民众自发的暴动”）。

民族因素而造成的对历史记录曲解，表明统一的理念能走多远将依赖于自发悬置的怀疑能保持多久。毫无疑问，一些民族主义者把统一视作达成合理经济目标的一种方式，例如更大的国内市场或者统一的货币；然而他们并非主流，也没有多大影响力。主要来说，复兴运动时期，统一对中产阶级——教授、学生以及地方资产阶级——最具吸引力。对他们来说，“意大利”这一概念引发了强烈却又暧昧的情感，这种情感使得他们没有什么反思的空间。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歌剧中的爱国主义暗示赢得了他们广泛的喝彩：比如，在《莱尼亚诺战役》（*La Battaglia di Legnano*，1849年）首演的开场合唱中当唱到“意大利万岁！她所有的孩子都受到了神之契约的保佑”时，人们狂喜地高呼“意大利万岁”（Viva Italia!）。歌剧的主题——伦巴第联盟在1176年打败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皇帝——是民族主义者的历史地图中的重要情节之一。

一些爱国者担心，这种溢美之词在一定程度上隐匿了意大利的现实状况。“对过去的盲目崇拜，掺杂着对遥远未来的金色梦想，现实、当下却从没有受到关注。”皮埃蒙特的自由主义者贾科莫·杜朗多